



諾索夫短篇小說集

屠 明 譯

1332/0/03

自由出版社

諾索夫短篇小說集

屠明譯

曹效魯校



上海自由出版社印行

本書根據 ДЕТГИЗ (1952年) 版
Н. НОСОВ 所著之
ПОВЕСТИ И РАССКАЗЫ
內短篇小說部份譯出

諾索夫短篇小說集 1953年11月初版1—3000

著者	尼 · 諾 索 夫
譯者	屠 明
校者	冒 效 魯
出版兼發行者	自由出版社

發行部上海新大沽路四一一弄八號
電話三七四二一號

三新排字所承排 · 泰明印書館承印 · 浦鑫記裝訂作承裝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四五號)

關於尼·諾索夫

蘇聯的傑出兒童文學家尼哥拉依·尼哥拉耶維奇·諾索夫在一九〇八年生於基輔城。父親是演員。他的童年時代在基輔附近的伊爾本鎮度過。尼·諾索夫開始求學還是在革命前的中學裏。革命後學校改造爲七年制中學，他從那兒畢了業，入伊爾本的水泥廠，後又去布赤城的磚瓦廠工作。是時他並進行自習，準備投考高等學校。

藝術吸引了這青年人。一九二七年他通過會考進入基輔藝術學院，兩年後又從該院轉入莫斯科的國立電影學院求學。尼·諾索夫在蘇聯電影界中擔任了廿年左右的導演，他攝製了許多動畫片和教材片。在偉大的衛國戰爭年代裏，他攝製了許多軍事技術教材片。由於他在攝製蘇聯紅軍軍事技術教材片的創立工作上的成就，他在一九四三年得了紅星勳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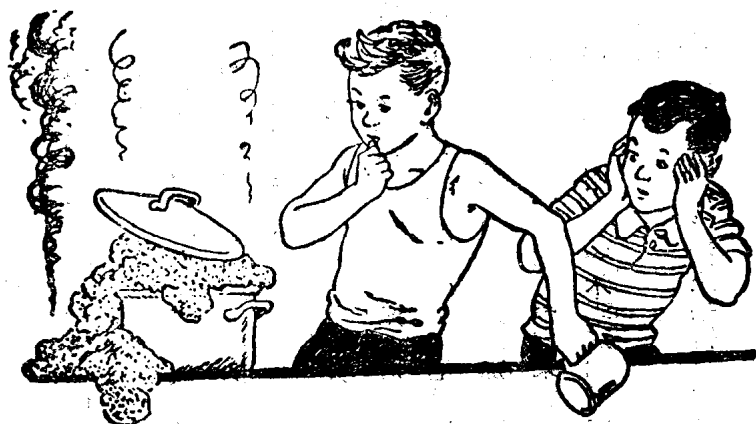
尼·諾索夫的第一篇短篇小說刊載在木樂濟而加雜誌上。但他積極從事於兒童文學的創作則是在戰後。一九四五年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啞克—啞克—啞克！」問世。

隨後國家兒童出版局陸續出版了他的集子「階梯」，「快樂的故事」以及中篇小說「快樂的小家庭」和「少先隊員柯爾·西尼金給日記」。他的中篇小說「維嘉·馬列耶夫在學校和家裏」榮獲了一九五一年度的斯大林獎金。

屈·諾索夫的一些短篇小說的題材一眼看上去彷彿都甚平淡無奇的。但是他運用簡練的文字，十分精緻而又全面地刻劃了人物的性格——天真活潑，好求知的，永遠向上發展的孩子們的性格，真實地反映了他們的生活。尼·諾索夫善於把一樁樁小事情寫得非常幽默有趣，但是作者並不是單單拿它來逗人發笑，而是要把讀者引到廣闊的天地中，使他們理解表面上似乎是簡單的事物。他多方面教育了讀者，使他們在開朗的笑聲中體會到勤勞和誠實的光榮，使他們熱愛豐富美麗的生活。（取材自榮膺斯大林獎金的作家們）

目錄

一	米式加的粥	一
二	「小朋友」	二六
三	電話機	四四
四	啲克——啲克——啲克——	六〇
五	種菜人	七二
六	黃瓜	八五
七	活的帽子	九一
八	小鯽魚	九七
九	蘿藤	一〇八



米式加的粥

夏天，當我和媽媽住在別墅裏的時候，米式加到我們這兒來做客。不用說，我是多麼高興！我非常掛念米式加，媽媽看見他來也很高興。

「你來得正好，」她說，「你們有兩個人在這兒可以熱鬧些。明天我剛巧要上城裏去，恐怕要耽擱幾天，我不在這裏，你們自己過兩天好嗎？」

「自然可以過的，」我說，「我們又不了！」

「不過你們得自己做飯，會嗎？」

「會的，」米式加說，「我們那一樣不會做。」

「好，煮些湯和粥，好在煮粥頂省事。」

「就煮粥吧，煮粥多省事。」米式加答道。

我道：

「米式加，萬一煮不來怎麼辦？你以前可沒有煮過哩。」

「不要急，我見過媽媽煮的，一定讓你吃飽，不會餓死你的。我的粥包你吃得連指頭都要舐乾淨呢！」

早上，媽媽給我們留下兩天的麵包和果醬，以便喝茶時取用，指出放食品的地方，告訴我們怎樣煮湯和粥，小米該放多少，這樣該放多少，那樣該放多少。我們聽她一樣樣講下去，只是我什麼也不去記它，「記它做什麼，」我想，「好在米式加懂得的。」

後來媽媽走了，我和米式加弄好了釣竿，掘些做魚餌的蚯蚓，決定到河邊去釣魚。

「等一等，」我說，「如果我們到河邊去，誰給我們做飯呢？」

「何必做飯呢！」米式加說，「討厭！先把麵包吃掉，晚上再煮粥，吃粥用不着麵包。」

我們切好麵包，塗上果醬，就到河邊去。起初洗洗澡，後來躺在沙地上曬太陽，一

面嚼果醬麵包。然後開始釣魚，只是魚兒不大上鉤：一共釣上十來條細小的白楊魚，我們整天在河邊蹣跚，傍晚回家，肚子餓得慌。

「來，米式加，」我說，「你是專家，現在煮什麼？只要挑最快的，我餓得要命。」

「煮粥，」米式加說，「煮粥頂省事。」

「好，煮粥就煮粥吧。」

生起爐子，米式加把小米倒進鍋子裏，我說：

「米多倒些，我餓極了。」

他倒了點鍋的小米，加滿了水。

「水會不會太多？」我說，「煮得太稀了。」

「沒有關係，媽媽常是這樣煮的，你只要看好爐子，讓我來煮，儘管放心好了。」好，我看住爐子，加些柴引進去。米式加煮粥，其實他不在煮，而是坐在那兒看鍋

子——粥自己在煮。

天很快黑下來，我們點起燈。煮粥的時候，我們坐在旁邊等，我忽然看見：鍋蓋微

微挺了起來，粥從鍋裏潑出來了。

『米式加，』我說，『怎麼？粥鑽出來了。』

『那兒來的？』

『誰知道！從鍋子裏鑽出來的！』

米式加抓了只湯勺把粥捺回鍋子裏去，攪了又攪，但是仍舊漲起來，於是又流到外面來。

『不懂它爲什麼要流出來！也許已經煮好了？』

我拿了湯勺，嚐了嚐，米粒完全是生硬的，有的甚至還是乾的。

『米式加，』我問，『水跑到那兒去了？』

『不知道，』他說，『我倒進很多水，也許鍋子有洞？』

我們仔細檢查鍋子，一個洞也沒有。

『大概蒸發光了，』米式加說，『得再加一些水。』

他把多餘的米粒從鍋裏取出來放到碟子裏去，又在鍋子裏加些水，再煮下去。煮啊，

煮的，我們一看，粥又潑出來了。

「啊，你好！」米式加叫道，「你跑到那裏去？」

抓了勺子又取出些米粒，又是嘩啦一下倒進一大杯子水。

「你看，」他說，「你說水太多，其實還得多加水呢。」

又煮了一會兒，真笑話：它又爬出來了！我說：

「你大概把米放多了，它們漲開來，鍋子就顯得太狹小了。」

「對的，」米式加答道，「好像我已經拿出不少了，這都是你不好，「放呀！」你

說，「多放一點！我非常餓！」

「我怎麼知道該放多少？你不是說過你會煮嗎？」

「就煮好了，不要跟我搗蛋！」

「你只管煮，我不來攪你。」

我站在一邊，讓米式加去煮，他又不在煮，只把多餘的小米掏到碟子裏，碟子攤滿

一桌子，像飯店一樣。他只管加水進去。

我忍不住道：

「你不要這樣搞好不好！這樣子搞下去到天亮也搞不出東西來的。」

「你以為怎樣？上等館子裏飯總是夜裏煮起來到早上好吃。」

「如果說館子店，」我說，「他們不用着急，吃的東西多的是。」

「那我們又何必着急呢？」

「我們吃了得睡覺，你看，馬上要十二點鐘了。」

「來得及睡覺的。」他說。

又嘩啦一聲倒進一杯水。這時候我明白是怎麼一回事。

「你，」我說，「一直加冷水進去，叫它什麼時候才煮熟？」

「那末你說沒有水就煮得成功嗎？」

「照我的意思，拿出一半米粒，一次多倒些水，讓它滾好了。」

我從他的手中把鍋子拿來，搯出一半小米。

「倒水進去，」我說，「倒滿為止。」

米式加拿了杯子伸進桶裏去。

『你瞧！』他說，『沒有水，都用完了。』

『那怎麼辦呢？這麼黑，連井也看不見。』我說。

『廢話，我馬上去打。』

他拿了火柴，在桶上縛了一根繩子走到井邊去，過一分鐘就回來了。

『水呢？』我問他。

『水？……水在那邊，井裏面。』

『我自己也知道在井裏，我問你盛了水的桶子呢？』

『桶子，』他說，『也在井裏面。』

『怎麼在井裏？』

『就是在井裏。』

『鬆手掉下去了？』

『鬆手掉下去了。』

「唉，你這個飯桶！」我說，「你要讓我們活活餓死不成？現在拿什麼東西去打水呢？」

「茶壺也行。」

我拿起茶壺道：

「拿繩子給我。」

「繩子可沒有。」

「到那兒去了？」

「那邊。」

「那邊什麼地方？」

「喀……井裏。」

「你是說連繩帶桶一起掉下去了？」

「是的。」

我們就去找別的繩子。那兒也沒有，米式加說：

『到隔壁去借一根。』

『你還沒有鬧夠！你看看錶看，人家早就睡了。』

這時候恰巧我要喝水，如果出一百盧布買一杯我也願意！米式加說：

『這種事情是常發生的：當沒有水的時候就愈要喝水，所以沙漠裏的人一天到晚想喝水，因為那裏沒有水。』

我說：

『你不要大發議論了，找繩子去吧。』

『叫我上那裏去找？我到處找遍了，我們把釣竿上的釣絲拆下來縛到茶壺上去好了。』

『釣絲吃得住嗎？』

『也許吃得住。』

『要是吃不住呢？』

『唔，如果吃不住，那就……要斷。』

『你不說我也知道。』

我們把釣絲拆下，把它縛在茶壺上走到井邊。我把茶壺放到井裏去打水，釣絲像絃線一樣纏得很緊像是就要斷的樣子。

『吃不住的，』我說，『我覺得出來。』

『如果當心地提上來，也許吃得住。』米式加說。

我就小心翼翼把它提起來，剛提出水面，就啪噠——茶壺沒有了。

『吃得住嗎？』米式加問。

『自然吃不住，現在用什麼東西打水呢？』

『茶炊。』米式加說。

『不行，乾脆把茶炊扔到井裏去吧，用不着再打了，沒有繩子！』

『那末用鍋子。』

『怎麼，我們開了一家鍋子店？』我說。

『那末用玻璃杯。』

『如果用玻璃杯，那要打多少回才行！』

『又有什麼法子呢？總得把粥煮起來，口又乾得要命。』

『拿帶柄的玻璃盃來，』我說，『帶柄的玻璃盃總比玻璃杯來得大些。』

回到屋子裏把帶柄盃用釣絲紮好，使它不會翻來覆去，又來到井邊用盃子打上了水。

一杯喝下肚已經喝夠了，米式加說：

『這種情形常碰到的：當想喝水的時候，彷彿整個海洋的水都要吞下去似的，等到有水喝了，只喝一杯就不要再喝了，這是因為人類天然是貪吝的……』

『少說說人類的壞話吧！』我說，『頂好把粥鍋端過來，我們就直接把水倒進去。用不着拿着杯子來回跑二十趟。』

米式加把粥鍋端來放在井邊上，我不曾留意到，鍋子給手肘碰了一下差一點沒有掉到井裏去。

『唉，你這個笨蛋！』我說，『你怎麼好把它放在我手肘下面？把它牢牢地捧到離井遠一點的地方去，要不然連粥都翻到井裏去了。』